

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叙录*

□阳清 刘静

摘要 六朝之后,佛教的西行求法运动在唐代方兴未艾,至宋代则日趋式微。唐宋佛教行记诸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常愍《历游天竺记》、义净《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竺记》以及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无名氏《西天路竟》等著作7种,都曾先后别行于世。除《大唐西域记》之外,这些佛教行记或仅存节本,或略存佚文,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兹对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进行集中考述,同时揭橥其时代特征和人文内涵,藉此丰富中亚南亚史地研究、佛教文化传播研究以及“一带一路”的文明溯源研究。

关键词 唐宋 佛教行记 中亚南亚文献

分类号 B949.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4.012

自释教东传以来,汉地僧侣前往佛国求经巡礼者不乏其人,佛教行记应运而生。向达指出:“汉唐之间世乱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复称盛。其时佛教初入中国,宗派未圆,典籍多阙,怀疑莫决。于是高僧大德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魏晋以降,不乏其人,纪行之作,时有所闻”,“当代典籍时时纪及。凡此诸作举,足以羽翼正史,疏明往昔,其价值与正史不相轩轾”^[1]。六朝佛教行记曾别行于世者,实有支僧载《外国事》、释法显《佛国记》、竺法维《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著作10种^[2],其保存完帙者仅法显《佛国记》,共同展示出了历史、地理、交通、宗教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价值。

有唐一朝,缘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极封建时代之盛,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徒不绝于路”,“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历史上空前绝后”^[3],由此形成了另一个高潮,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即可见一斑。令人遗憾的是,唐人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依然为数不多。据考察,相关文献有《旧唐书·经籍

志》杂传类著录释义净撰《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著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辩机《西域记》十二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等著录释慧立等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义净撰《大唐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以上主要涉及玄奘和义净行记。抑又,《大正藏》之《游方记抄》收录有慧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节本、圆照撰《悟空入竺记》节本以及唐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俄藏敦煌写本文献中还存有义净《西方记》残卷。与唐代相比,宋初亦有规模较大的西行求法运动,但毕竟为强弩之末。据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记载,高僧道圆于“晋天福中诣西域,在涂十二年,往五印度凡六年”,于宋乾德三年自西域还;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4];后亦陆续有僧人前往佛国巡礼,直至宋仁宗天圣、宝元间沙门怀问三往西域。以上种种,宋僧志磐《佛祖统纪》试图梳理往昔。然而自初唐以来,佛教行记日趋少见,宋人同类著作别行于世者更为罕见。这里,范成大《吴船录》曾略记继业三藏自乾德二年(应为四

* 2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经录所见佛教传记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8BZW046)、2012 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神僧传校释”(编号:1270)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刘静,ORCID:0000-0003-0313-8788,邮箱:jannliu@163.com。

年)至开宝九年期间往返天竺行迹;英藏敦煌写本文献中存有乾德四年沙门行记《西天路竟》残卷;《佛祖统纪》卷四十六曾记载沙门怀问尝往天竺,宋仁宗“仍令词臣撰《沙门怀问三往西天记》”^[5],惜无佚文。据上,唐宋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亦应有多种。兹依据其先后叙录如下:

1 玄奘《大唐西域记》及其相关文献

玄奘(600—664),俗名陈祗,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考其生平,俱见玄奘等著《大唐西域记》、慧立等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刘昉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玄奘本传等,其中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为详实,最具传记学价值。据彦棕《序》,玄奘“每概古贤之得本行本,鱼鲁致乖;痛先匠之闻疑传疑,豕亥斯惑。窃惟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义”,遂于贞观三年(629)前往佛国求经巡礼,“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鹫山猿沼,仰胜迹以瞻奇;鹿野仙城,访遗编于蠹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6],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归国,余生从事佛经翻译以及弘法活动。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佛教徒中声名最显赫者,与东晋法显和稍后的义净并为“西行三杰”。《大唐西域记》则是其归国之后奉唐太宗敕命而作,由玄奘口述,门人辩机笔受。该书历代史志和经录往往著录之,诸种大藏经亦多有存录,自唐流传至今,几无缺佚。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高丽新藏本》为底本,并参以众本,采摘孔翠,校证精审,最为精良。

玄奘《大唐西域记》较为理性地叙述其西行见闻,涉及疆域、气候、山川、国家、城邦、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世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以及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中世佛教史学和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尽管如此,《大唐西域记》与前代佛教行记相比略有差异,亦即除原书卷五羯若鞠阇国“玄奘会见戒日王”、卷十迦摩缕波国“拘摩罗王招请”两处之外,玄奘本人及其活动在行记中隐而不显,故而难以展现旅行者的人物形象和心理情

感。更为确切地说,《大唐西域记》作为方志的文体特征显而易见,作为游记的文体特征则模棱两可。据于志宁《序》,该书记玄奘“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7]。据敬播《序》,该书记玄奘“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颇存记注,宁尽物土之宜”,“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8]。究其原因,缘于《大唐西域记》乃应统治者要求而作,并非单纯的个人旅行记录。书首《序论》言:“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业?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辩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畴,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由是之故,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同风类俗,略举条贯。异政殊制,随地别叙。印度风俗,语在后记”^[9]。书末《记赞》亦云:“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是用详释迦之故事,举印度之茂实,颇采风壤,存记异说”,辩机“是以诸佛降祥之域,先圣流美之墟,略举遗灵,粗申记注”,“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至德焘覆,殊俗来王,淳风遐扇,幽荒无外。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10]。足见玄奘非常明显的颂圣意图及其对佛教事业的积极经营,已导致《大唐西域记》以“地”为主,其内容和文风因时而变。

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该书前、后五卷分别为玄奘门人慧立、彦棕撰述,中世经录往往著录,诸种大藏经亦有存录,自唐至今亦无缺佚。今中华书局出版有孙毓堂、谢方点校本,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的《高丽本》和南宋《磻砂藏》本,较为流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玄奘别传,前五卷实则叙述玄奘的取经事迹,故而亦可视之为佛教行记。抑又,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人”为主,乃慧立为表彰其师功绩而作,故而旅行者的形象和情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恰可补充《大唐西域记》之不足。与《大唐西域记》相比,玄奘别传讲述现世灵验尤多,追记佛教传说略少。从总体看,该

著不失为僧传经典。梁启超即认为：“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1]要之，《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俱为我国古籍中游记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名著，只不过二书各有侧重，内容倾向和文风各不相同，故宜参照用之为上，并同时略参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

2 常愍《历游天竺记》

常愍或曰常愍，其俗名未知，生卒年亦不详。考其生平，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愍禅师及弟子》，得见此人籍贯并州（今山西太原），乃净土宗高僧，曾倡导敬写《般若》，后从海路前往佛国巡礼，遂附舶南征往河陵国，又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卒葬身于从末罗瑜国往中天竺的大海之中。关于常愍倡导敬写《般若》之事，另有宋非浊集《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四十七并州道俊写《大般若经》感应”征引《并州往生记》互证。与此相关，清人彭希涑《净土圣贤录》视常愍为净土圣贤，彭际清《净土圣贤录发凡》即云：“静蔼为法捐躯，常愍忘身济物，悲心深广，净愿坚牢。”^[12]不同的是，《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四十五并州常愍禅师写《大般若经》感应”征引并且删节义净类传常愍事迹，证实此僧并非葬身于大海，而是“后于天竺而卒，得净土迎矣”^[13]，由此的然不同于义净所叙。无独有偶，《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第十曾征引常愍《游历记》，首言“沙门常愍发大誓愿，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遗迹，至北印度僧伽补罗国”^[14]。该书卷上第二十九亦征引常愍《记游天竺记》，首句亦云“释常愍，发愿寻圣迹游天竺，日至中印度鞞索迦国”^[15]。这种差异，或缘于义净类传记载有误，而《三宝感应要略录》采录另书所致，卒难考证。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序文，可知该书传主次第，“多以去时代近远存亡而比先后”，王邦维指出，“本书所记俱为六四一年后，六九一年前四十余年间事”^[16]，亦即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之间。而义净撰常愍本传之前为道生本传，此人“以贞观末年（649），从土蕃路往游中国”，常愍本传之后有隆法师者，此人“以贞观年内（627—649）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后又会有会宁律师“以麟德（664—665）年中杖锡南海，泛舶至河陵洲”^[17]，则大致可以推测：常愍主要活动于唐太宗时期，应于太宗末高宗初期间附舶南征。

缘于常愍卒地难辨，故其行记《历游天竺记》究竟为本人撰著抑或是他人代笔，尚需进一步考察。《历游天竺记》或云《游天竺记》《游历记》《记游天竺记》等，该书早佚，历代并无辑本。惟《大正藏》史传部《游方记抄》未存“唐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附云：“《游天竺记》又名《游历记》，其文载在《三宝感应要略录》，今唯略示所在”，随后略示佚文三种出处：一、第一优填王波斯匿王释迦金木像感应，《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大正五一 P.827a）；二、第十北印度僧伽补罗国沙门达磨流支感释迦像惊感应，《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大正五一 P.830b）；三、第二十九造毘卢遮那佛像拂障难感应，《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大正五一 P.833b）^[18]。今按图索骥，检读《大正藏》收录《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上各条，得见第一则佚文内容颇长，出自“阿含观佛造像游历记律及西国传志诰等”，主要叙述佛祖往忉利天为母说法之际，优填王、波斯匿王因思慕如来始为造像的传说。通过比对文献，可见该佚文或杂采《增壹阿含经》卷二十八、《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六、《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游历记》以及《大唐西域记》卷五等，故而可断句为：“《阿含》《观佛》《造像》《游历记》《律》及《西国传》《志》《诰》等”，则常愍或曾历经中印度境内憍赏弥国巡礼圣迹。《历游天竺记》第二、第三则佚文分别记载常愍历经北印度僧伽补罗国、中印度鞞索迦国所传有关佛像灵验之事。据研究，《三宝感应要略录》或摘录、或删节、或补充前代文献典籍中的相关内容，藉此把佛宝、法宝、僧宝等三宝感应事迹略录出来以昭示后人。该书对常愍《历游天竺记》的征引，其实亦并非摘录原文，而应是以原文为基础的删补之作。由此，《游方记抄》现存常愍《历游天竺记》佚文，很可能仅仅涵括原文中的部分内容。我们知道，《法显传》或云《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佛游天竺记》等。通过对比文献，可见至少有一种《佛游天竺记》与《法显传》差异较大，而与常愍《历游天竺记》关系更为直接，由此或能丰富《法显传》的相关研究。不仅如此，常愍《历游天竺记》中较为精彩的“佛宝”感应故事，足见该书记载佛教相关传说实为常态，由此想象其结构规模不应为小制，即便是现存佚文三则，亦足以丰富唐代不可多见的佛教行记资料，有利于拓展唐代相关的佛教文化研究。

3 义净行记相关文献与《西方记》

义净(635—713),俗名张文明,齐州山庄(今山东济南)人。考其生平事迹,详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与卷四、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八附传、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附传以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等。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自述”,义净“以咸亨元年(671)在西京寻听,于时与并部处一法师、莱州弘祐论师,更有三二诸德,同契鹫峰,标心觉树”,后“唯与晋州小僧善行同去”,“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暂至佛逝,善行返棹而归;义净又往末罗瑜国、羯荼、东天竺裸人国、耽摩立底国,继而拟与大乘灯师诣中天;“先到那烂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见叠衣处。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次乃遍礼圣迹,过方丈而届拘尸;所在钦诚,入鹿园而跨鸡岭。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19],后经羯荼国,仍取海路东归,暂居佛逝寄归其著作两种以及新译经论往京;终于证圣元年(695)抵达洛阳,从此积极参与译经活动。义净西行求法行迹,略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今中华书局出版有王邦维校注本。该书以《磻砂藏》本为底本,对照《赵城金藏》等11种刻本,参考其他多种文献资料,学术价值较高。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略叙其西行前后相关背景以及所见天竺僧侣之日常生活,今中华书局亦出版有王邦维校注本,可以作为参证。义净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注文,亦有提供其西行游历天竺诸地的相关信息。

义净一生著译甚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曾提及其另撰有《中方录》《南海录》、《西方记》《西方十德传》等四书。从书名看,这些文献应该是研究古代印度和南海的重要资料,惜其早佚。《西方记》或为义净记录西方内法之作,或为义净行记,或为两种内容之综合。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受斋轨则”：“然北方诸胡,睹货罗及速利国等,其法复别。施主先呈华盖,供养制底,大众旋绕,令唱导师广陈祝愿,然后方食。其华盖法式如《西方记》中所陈矣。”^[20]可见《西方记》曾叙及“华盖法式”。而据邢炳林研究,俄藏敦煌文献Φ209《圣地游记述》“撰写于唐高宗时期”,其叙述内容“与义净所游历的佛教圣迹基本相符”,记载旅行路线亦与义净游历天竺的行程路线一致,故其正是“改编后的《西

方记》残卷”^[21],这种残卷应以义净行记原著为基础进行了加工,同时还删略了其中与行记关系不大的记载。今检读该卷子,其前部分残缺而后部分没有写完,内容乃记录义净曾游历舍卫国给孤独园、波罗奈城鹿野苑、俱尸那城佛入涅槃处、亭场明国、阿育王本生国、言陀城、雀梨浮图、七宝梯、弥勒像、佛降伏天魔处、舍婆提城悉达太子本生处、摩诃陁投饲虎处、尸毗王救鸽处、跋陀城月光王舍千头处、檀特山太子舍施儿女处、奚吴曼地城、迦毗舍国、狮子国等国家、城池以及佛迹,形式上类似旅游指南,不少文字可以互证甚至有补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中世佛教文献,研究价值较大。

4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慧超又作惠超,其生平事迹不详。据张毅研究,仅知他“为新罗人,其出生年月与地点(是汉地或原籍新罗),何时入唐,均无法确知”;据近似推测,“他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700),也有人认为生于长安四年(704)”;^[22]“此后约于开元十一年(723)”取海道前往天竺巡礼,其行程是“先在东天竺诸国巡礼,然后再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经中亚各地,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行抵安西”,取陆路归国;后回长安参与佛经翻译工作,曾在大荐福寺金刚智门下受业,兼为助手,大概“卒于建中(780—783)年间”^[22]。抑又,裴灌《少林寺碑》云:“皇唐贞观之后,有明遵、慈云、元素、智勤律师,虚求一义,洞真谛之源。复有大师讳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远契元纵;文翰焕然,宗途易晓。”^[23]温玉成指出,“法如(638—689)住少林寺6年(683—689),弟子惠超求法于法如只能在此6年之内。碑中对法如众多弟子中独独推崇惠超一人,称颂他‘妙思奇拔,远契玄纵’,即指惠超西行而言;又称颂他‘文翰焕然,宗途易晓’,显然他有著作问世。裴碑作于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惠超于开元十五年十一月已回程抵龟兹,则裴作碑时惠超已回到洛阳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于691年)无惠超记载,“可能惠超的西行在691年之后。假定惠超从法如学习时是20岁至30岁,则他到龟兹时的年龄在58岁至68岁。推知惠超的生年在660—670年之间”^[24],可备一说。无论如何,慧超被认为是继玄奘、义净之后来自东方的最伟大的旅行僧人。

慧超回汉地之后,撰有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该书仅见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引注词条,中世佛教经录未见著录,历代典籍亦未见征引,足见其亡佚已久。据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等研究,敦煌写本残卷伯 3532 即《一切经音义》所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节录本。日本高楠顺次郎最初收入《游方传丛书》,后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今有德、英、朝鲜语等多种译本,国内中华书局出版有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精良。检读敦煌残卷,可见慧超的旅程路线应是:“由中国南海乘船南下,直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经阁蔑国、裸形国(安达曼群岛)向北航行,抵恒河入海处的耽摩立底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登岸,到达印度东海岸,先在东天竺诸国巡礼,接着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再周游迦叶弥罗、大勃律(今巴基斯坦的巴勒提斯坦)、杨同(羊同)、娑播慈国、吐蕃、小勃律(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等,遍访吐火罗(阿富汗)、波斯,从托罗斯山进入大食(叙利亚)、小拂临(亚美尼亚)、大拂临(拜占庭),然后转游中亚各国,再转而东经突厥等国,横越葱岭,历经疏勒”,“抵达安西大都护府龟兹(今新疆库车),复经焉耆回到长安”^[25]。敦煌节录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虽亦形似旅游指南,其学术价值颇高。罗振玉认为,“慧师行业,释氏记录多弗及,其成此书殆在元宗朝”,“书中记述不能如《西域记》之详赡”,然足以补正《唐书·外国传》、慧琳《一切经音义》等相关记载之非,“其他可资考证者尚不少”^[26]。该书记录了天竺各国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军事形势、社会生活状态以及佛学发展概况等,是继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后,研究八世纪上半叶突厥各部和中亚各国的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史学、旅游学以及文学意义。

5 圆照《悟空入竺记》

悟空(731—812),俗名车奉朝,旧名法界,京兆云阳(今陕西泾阳)人。其生平事迹,见于圆照《悟空入竺记》、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明人如通《唐悟空禅师塔铭》等。据圆照记其行状,悟空初为白衣,乃“后魏拓跋之胤裔”,“时属宾

国愿附圣唐,使大首领萨波达干与本国三藏舍利越魔,天宝九载(750)庚寅之岁来诣阙庭,献欵求和,请使巡按。次于明年(751)辛卯之祀,玄宗皇帝敕中使内侍省内寺伯赐绯鱼袋张韬光,将国信物行,官奉僮四十余人,蒙恩授奉朝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令随使臣,取安西路”;至天宝十二载(753),“奉朝当为重患,缠绵不堪胜致,留寄健馱逻国”;“中使归朝后渐瘳平,誓心归佛,遂投舍利越魔三藏,落发披缁”,“蒙三藏赐与法号”,时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二十七;如是巡礼数年,“从此南游中天竺国,亲礼八塔”,“如是往来遍寻圣迹,与《大唐西域记》说无少差殊”;后因“思恋圣朝本生父母内外戚属,焚灼其心,念鞠育恩深,昊天罔极,发愿归国瞻覬君亲”,“当欲汎海而归,又虑沧波险阻,乃却取北路还归帝乡”,以贞元六年(790)达京师,“凡所来往经四十年”^[27]。经比对文献,得见《宋高僧传》悟空本传与《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均以《悟空入竺记》为基础。抑又,聂静洁曾校补《唐悟空禅师塔铭文》,得见大师“法号晋沛”,“溢曰悟空,姓□□□,张氏子,母车氏”,“以元和七年(812)正月二十三日归灭于护法寺,大中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建塔”^[28],可补充唐宋文献之不足。

汤用彤指出,沙门悟空“或唐代最后之西游知名者”^[29]。《悟空入竺记》则是僧人圆照于8世纪末9世纪初简略叙述悟空西行历程的佛教行记。该行记最先为《佛说十力经》前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9世纪初即由日本人唐僧人空海抄往日本,后被高楠顺次郎收入《游方传丛书》并取名,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同时,唐勿提提犀鱼译《佛说十力经》以及《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亦见于《大正藏》经集部(No.780)。据圆照记载,悟空归国之际,蒙越魔三藏“手授梵本《十地经》及《迴向轮经》并《十力经》”;后途经龟兹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后又“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于阆国三藏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地经》。三藏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授,沙门法超润文,沙门善信证义,沙门法界证梵文并译语。《迴向轮经》翻译准此。翻经既毕,缮写欲终”^[30];是

故《经记》得以叙及悟空西行事迹,行记内容则为圆照受悟空委托而撰写。今检读上述三种悟空传记资料,参照其他相关西域文献,得见该僧先是从长安西行进入北天竺,自疏勒国迄乾陀罗国,历经多个国家和城池;继而长期往来于北天竺、中天竺各地巡礼求法,其经行路线“正是丝绸之路西段路线之南亚支线”;又“取道沙漠丝绸之路东归,途中滞留于安西、北庭,后获得机会绕行回鹘衙帐,终于回到长安”,亦即经行“草原丝绸之路的一段线路”;悟空西行呈现出三个时期的行程特点,“即为顺畅入竺路(历时约两年)、漫长求法路(历时约23年)以及曲折归国路(历时约10年)”,其独特之处“即在于归途经沙漠丝绸之路绕行草原丝绸之路——回鹘路,见证了晚唐军政形势的变化及丝绸之路的变迁”^[31],有助于8世纪下半叶中印陆路的交通史研究。从宏观上看,《悟空入竺记》形如同时代佛教行记,其学术价值较大。

6 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与《西天路竟》

北宋僧人继业俗姓王氏,耀州(今陕西铜川)人,隶属东京(今河南开封),其生卒年不详,生平资料很少。据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四川峨眉牛心寺“即继业三藏所作”,“乾德二年(964),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976),始归寺”,时“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庵居,已而为寺”,“年八十四而终”^[32]。宋初西行求法运动,以前述《宋史》卷四百九十记载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参与其中为最,《佛祖统纪》所记略同,故乾德二年应为四年之误。抑又,张星烺认为:“宋太祖乾德年间,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经,见之于《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及《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志》。《宋僧史略》谓遣僧百人,而《吴船录》此处有三百人之谱。吾意《僧史略》及《吴船录》皆为误记,应以《宋史》及《佛祖统纪》为确也。”^[33]王邦维亦赞同此说。《继业西域行程》即范成大《吴船录》卷上附及《峨眉山牛心寺记》,文本源于继业自撰行记,是为略本^①。沙门继业在西行途中随身“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34],历代史志、经录均未著录该行记,却因范成大抄录而留存至今。范氏《继业西域行程》传入日本后,高楠顺次郎收入《游方传丛书》并为之命

名,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今见于《大正藏》史传部之《游方记抄》。检读该行记,可见沙门继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疎勒、大石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35],又历经伽湿弥罗国、健陀罗国、流波国、太烂陀罗国、大曲女城、波罗奈国、摩迦提国、菩提宝座城、伽耶城、骨磨城、王舍城、花氏城、毘耶离城、拘尸那城、泥波罗国等诸多国家和城池,历观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处、鹿野苑、鸡足三峰、金刚座、尼连禅河、佛苦行处、牧牛女池、正觉山、降醉象塔、鹞峰、迦兰陀竹园、毕波罗窟、那烂陀寺等诸多圣迹,最后经由故道入阶州回国,惜其文本简略,既无旅行细节,亦不详叙传说,庶几可补唐以后中印交通、印度佛教在史料方面的阙遗。

与北宋初年的西行求法运动直接相关,英藏敦煌文献中还有一种题名为《西天路竟》(斯0383)的佛教行记。《西天路竟》撰者不详,历代史志、经录均未著录,各种大藏经亦未收录。该敦煌写本是为原书删略本,题名“路竟”亦即“路境”,意为行者经历印度的路程。据黄盛璋研究,“敦煌写本《西天路竟》为北宋乾德四年诏遣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西域求法中之一沙门行记,与同次赴印之《继业行程》及《宋史》《佛祖统纪》所记行勤等路程皆合”^[36]。与此不同的是,钱伯泉对该行记东段进行释地研究,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认为“《西天路竟》详细记录了五代时期内地僧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取经的行程”,“是唐朝后期至五代的第一部西域行记,也是行程最长的一部中西交通实录”^[37]。无论如何,《西天路竟》无疑是圆照《悟空入竺记》之后较为显著的中世僧人行记。今检读敦煌残卷,可见某僧从东京出发,先后历经灵州、甘州、肃州、玉门关、沙洲、瓜州、伊州、高昌国、月氏国、龟兹国、割鹿国、于阗国、疏勒国、布路沙国、迦湿迷罗国、左兰那罗国、祛罗理、波罗奈国、旷野国、伽罗里、那兰陀寺、王舍城、金刚座、味底寺、南天竺国宝陀落山等,其西行历程可与范成大《继业行程》相互参证,惜其过于简略,仅记东京至

① 继业三藏自撰行记,当时应有两种版本:其一,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源自继业所藏《涅槃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是为略本,今存。其二,继业另撰有西行传记,范氏所谓“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吴船录》,《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4页),是为详本,早佚。详本或以略本为基础增饰而成。

西天之游览路线。从宏观上看,《西天路竟》“虽所记较简,然而首尾完整,自宋东京开封一直到南印度海边,大抵皆实地所经,此可贵者一”;“唐以后入印行程惟此与《继业行程》最为详瞻”,而同时代国内外其他相关文献所录行程均较为有限,“中国境内远不及此之详,印度境内距离亦短,迄今所见行程一直到南印度者,法显、玄奘而外,唯以此记最长,此可贵者二”^[38],其学术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北魏慧生以后,汉地僧人前往佛国巡礼求法者虽前后相继,但唐宋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却依然非常有限。以上叙及唐宋之际佛教行记别行于世者,诸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及其相关文献、常愍《历游天竺记》、义净行记相关文献与《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竺记》以及宋代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与《西天路竟》等,大致与六朝佛教行记十种类似,一方面其存世文本较少,保存完帙者尤其罕见,另一方面则共同展示出了多重的学术价值,因而值得引起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唐宋佛教行记一方面吸收前赋写作传统,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了某种较为明显的特征:其一,从文献体制看,六朝佛教行记通常表现为单行的别本,后又 被其他著作吸收并且删改其内容,最终“成为某种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以及寺塔记的部分内容”,“自唐代以来,佛教行记单本、高僧别传、西行僧人类传乃至综合性僧传、经录附传等并存不悖,几乎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因为不同的写作意图或者叙事动机而被撰写出来”,从别本到类传的演变,“佛教行记集中表现出了某种综合化的态势”^[39]。以《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为例,佛教行记文献形式之弥繁,实际上通过展示其自身在唐代的传播方式和客观状况,证实西行僧人及其撰著的时代影响力日趋增强,其学术价值得到了较程度的提升。其二,从创作机制看,六朝佛教行记通常为高僧自撰,撰著行记与赏经翻译往往产生于归国之后,自撰行记通常旨在追记怀想与令人闻见。自唐代以来,一些重要的佛教行记被证实为他人代撰,他撰行记或为满足封建政权的需要,或为颂扬恩师崇高风范,或为存录、抄录其主要经历而已。这种所谓写作意图抑或叙事动机的时代转向,必然会导致佛教行记文风的改变。以《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为例,两种文献呈现出了不同于六朝同

类著作的叙事特征,其人文内涵与文学张力得到最大程度地呈现,遂成中世最具文学价值的两种佛教传记。换言之,唐代佛教行记具有多种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其中的文学功能显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六朝佛教行记的初步文学演绎,至唐代不仅踵事增华,而且特别通过写人与记事这两个文学层面进行功能强化,充分表现出了其独特性和时代性,成就了中世佛教叙事文学的高峰。其三,从求法途径看,除法显《佛国记》与《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曾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经由陆路前往天竺,继而由海路回归汉地,六朝行记所载旅行者大多经由新疆来往西域和佛国。宋代现存佛教行记略本亦可见僧人西行大多遵循六朝传统的求法路线。统观唐代佛教行记,西行高僧往还佛国的旅行路线更为纷繁复杂,事实上出现了经由新疆、西藏、云南、南海等诸种不同的路径。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有唐求法高僧则以经由海路者为多。这种客观情况,一方面印证了唐时中外交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亦说明这个时代的西行求法运动处于风靡云蒸之势。不仅如此,中世佛教行记所见高僧求法路线之多样化,必然让行记所记风物、遗迹、人物、事件、传说等更为绚丽多彩,由此得以更加宽广地展示社会生活。

要之,唐宋佛教行记在文献体制、创作机制、求法途径等方面,已经明显表现出了某种时代转向甚至独特性,藉此与六朝佛教行记毕竟有别,这些佛教行记的宗教和文学价值以及时代意义更是不容忽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而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在六朝之际还是在唐宋时代,汉地僧侣西行求法往往伴商而行、荣辱与共,我们可以在古代史著中找到许多明显的证据。中世佛教行记既有针对汉地僧侣与商人所谓依附关系的相关叙述,又有记载他们经历劫难抑或终偿所愿、抑或命运各异的相关叙事,还有证实汉地风物如何在西域和佛国出现的相关描述。正因为如此,作为取经巡礼者之旅行笔记的佛教行记,从某种程度上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承载者和时代见证者,同时不失为溯源“一带一路”文明的重要文献资料。近代以来,从史学角度研究中世佛教行记者蔚然成风,且大多聚焦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的地理和交通考察,至于积极采用交叉学科视野,全面而又系统地审视并且透析现存文献,充分挖掘其当下人文内涵,藉此丰富“一带一路”文明的溯源研究,依然存在着比较广阔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06):23.
- 2 阳清,刘静.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01):105.
- 3 王邦维.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A].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前言)[C].北京:中华书局,1988:1-2.
- 4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04.
- 5 释道法.佛祖统纪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69.
- 6 (唐)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2.
- 7 同6:27.
- 8 同6:2-9.
- 9 同6:32-45.
- 10 同6:1040-1050.
- 11 (清)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附录)[A].佛学研究十八篇[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2.
- 12 (清)彭希涑.净土圣贤录[A].大日本续藏经(第壹辑第貳编乙第八套)[C].上海:1925,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 13 (清)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A].大正藏(No.2084)[C].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843-844.
- 14 同13:830.
- 15 同13:833.
- 16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9.
- 17 同16:49-76.
- 18 佚名.游方记抄[A].大正藏(No.2089)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995.
- 19 同16:151-154.
- 20 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69.
- 21 郑炳林.俄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5-17.
- 22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0:2-3.
- 23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二七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35.
- 24 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J].佛学研究,1997:111-112.
- 25 余小平.论慧超旅行巨著《往五天竺国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5-36.
- 26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A].敦煌丛刊初集[C].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33.
- 27 (唐)圆照.悟空入竺记[M].北京:大正藏(No.2089).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979-981.
- 28 聂静洁.《唐悟空禅师塔铭文》校补[J].中国史研究,2014(4):203-204.
- 29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0.
- 30 同27:980-981.
- 31 聂静洁.唐释悟空入竺、求法及归国路线考——《悟空入竺记》所见丝绸之路[J].欧亚学刊(09):161-176.
- 32 (宋)范成大.吴船录[A].范成大笔记六种[C].北京:中华书局,2002:204-206.
- 3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37.
- 34 同32:204.
- 35 (宋)范成大.继业西域行程[A].大正藏[C](No.2089).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981.
- 36 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J].敦煌学辑刊,1984(2):1.
- 37 钱伯泉.《西天路竟》东段释地及研究[J].西域研究,2003(1):16.
- 38 同36.
- 39 阳清.唐代佛教行记文学的时代趋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35.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昆明,650500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8日

The Description of Buddhist Travel Not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Yang Qing Liu Jing

Abstract: After the Six Dynasties,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monks gone to Buddhism countries and sought the classics was still growing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decli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seven kinds of Buddhist travel notes in the Tang and Song existing at one time, such as Xuanzang's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Tang, Changmin's records for travel India, Yijing's records of the west, Huichao's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 Yuanzhao's records about Wukong travel to India, and western region travel about Jiye written by Fan Cheng-ta, western region records written by someone. Except the first, these works either existed with abridged edition, or were just some lost articles, but all over had high academic value. Now we centrally descript the Buddhist travel not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reveal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Buddhism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the civilization origi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ddhist Travel Notes; Literatur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